



「擇一事，終一生。」

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

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

2016年1月，中央電視台首播了一套紀錄片，介紹一班「文物醫生」的工作。所謂文物醫生，就是指一批在中國北京故宮中工作的文物修復專家。而我今天要介紹的書籍，就是這套紀錄片的文字版本，書名是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。選擇這本書作為今天的分享書籍，其實風險是很大的。因為我明白大部份同學對「文物」這個詞語的興趣都不會太大，對「故宮」這個地方亦不認識。但想深一層，書籍分享的意義，正正就是改變同學的閱讀習慣，所以老師最後還是決定，要努力嘗試一下。

在了解這群文物修復專家的工作前，各位應對「故宮」有初步的認識。位於北京的故宮，又稱「紫禁城」。是明、清兩代中國帝皇居住的地方，亦是朝廷的所在地，至今已經有近六百年的歷史。現在的故宮已成為一所對外開放的博物館，每日接待約四十五萬的中外遊客。在這座古老的皇城之中，保留著無數的文物。當中收藏的書畫、玉器、青銅器、木雕、漆器、鐘錶等，數以萬計。全部都是明、清兩代君主搜羅全國各地、歷朝歷代的精品積累而成的。隨著封建皇朝的消失，這座皇宮已經沒人居住。而在無數的戰火和搶掠下，宮中卻仍然保存著數量龐大的文物……

這本書的主角們，正是代代相傳，留守故宮的一群工匠。他們在皇帝消失、宮殿荒廢的時代，仍然默默留守在紫禁城的一角，靜靜地繼續保養、維修宮中的文物，並以師徒制度傳承著維修不同文物的技術。書中紀錄攝制隊花了五年多的時間作準備和拍攝，走訪不同文物保育部門的工匠，了解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的生活。讓我們這群每日上網、只留意潮流動向和經濟數據的城市人，認識什麼是文物修復工作。我無法在此介紹每一位受訪的工匠，卻希望將書中令我印象難忘的片段和反思，與大家分享一下：

書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，不是文物的價值，而是這群工匠的工作態度。現代人生活講求的是效率、速度、創意和市場價值，當社會上每個人都在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最多的事情，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時。我卻在書中這群文物修復者身上，看到久違了的專注、精細和耐心。

為了令古代的書法和畫作能夠長久保存，工匠們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為古書畫更換托底的紙張。要把這些與書畫與緊密相連數百年的殘舊底紙分開，又不損及珍貴的書畫，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用水。工匠會把水均勻而節制地灑上底紙，當適量的水份令古書畫和底紙之間的黏合物溶解，兩者才有機會分離。然後工匠會用細鉗把底紙一絲絲地揭走，不能揭起的部份，就會嘗試用手指去磨擦，直至把舊底紙輕輕磨盡為止。這種工作由一位經驗的工匠負責，往往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，視乎書畫的破損程度和面積的大小。其中最需要的，就是耐性和細心。

由於處理的書畫都是千百年來歷朝承傳下來的，永遠不可能再有的珍品，其價值根本無法用金錢來衡量，所以修書畫的工匠們工作時都份外緊張，因為這種工作是絕不容許犯錯的。書中提到，不少修書畫的工匠，都會患上胃潰瘍或胃癌，這正正是因為工作時長期處於高度崩緊狀態的緣故。

古畫有時需要展覽，又因年代太久遠和太珍貴，不能在陽光或燈光下照射，於是這群文物醫生中，又發展出一份摹仿的技藝。照著古書畫的筆法布局，重新繪畫，務求做到跟原畫一模一

樣的效果，甚至是紙張發黃變色、缺損或已模糊的部份，都要一一仿製，以便日常放在展館中供遊客觀賞而不失真。這批仿畫的工匠，進入故宮後第一年，只需做一項工作：就是拿著毛筆畫線。從早上上班到黃昏下班，除午膳和休息時間外，不斷以毛筆墨水練習，令自己畫出來的線條粗幼一致，像影印機印出來一樣方可。據書中受訪的美術系畢業生說，這種練習要直至感受到毛筆與紙磨擦的質感和聲音，不同紙張與筆產生的阻力差異，才有機會觸碰真正的文物。這種嚴格而精細的訓練，正是這群文物修復師在工作時所需要的能力。

故宮之中，有一組人專門負責修復漆器。在沒有玻璃和塑膠的古代，漆器和木器是日常生活十分普遍的材料。漆器外面通常是紅色的，裡面是黑色的，一般都是盛水盛飯的容器。漆是漆樹分泌的樹汁，未加工的生漆含有毒性。採漆人一整晚才能收集幾兩生漆，提煉後鬆在木製的器皿上，便成漆器，防水亦耐熱。但是，古代皇室用的漆器，需要鬆上二百層的漆，不斷增加其厚度，然後再利用這個厚度在上面雕刻花紋。文物修復師維修破損的漆器時，便要跟著古人的方法，一層一層把漆鬆上去，令它與文物原來的部份相同。這項工作，需要的，不只是技術，更重要的，是一份耐性。

需要耐性和專注的，不單是文物修復工作。而老師堅持選擇這本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作分享，主要期望同學會有以下三個得著：

首先，是希望初中的同學學懂一個成語——匠心獨運。這個成語是用以讚美工匠運用自己的心思智慧，加在作品之中。剛才所描述的書中例子，正正是工藝人精巧心思的展現。作為古代士、農、工、商四種社會階層的一種，工匠在現代社會所佔的人數未必很多。但至今不變的，是大至飛機維修，小至珠寶製作，要成為一個能工巧匠，必要條件仍然是專注、精細和耐心。希望同學有空，可以到網上瀏覽這套三集的「我在故宮修文物」紀錄片；若能把書買回家中慢慢細讀，一定比從老師口中感受什麼是「匠心」，來得實在。

其次，是希望高中公開試班的同學，明白一個道理。書中有一句很妙的句子，說在故宮工作：「既是修文物，亦是修耐性」。也許不單是在故宮中工作，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年代工作，要把事情做得好，就需要一份永不放棄，抵得住沉悶刻板的耐心。其實，「我在故宮修文物」，與「我在麥記玩手機」、「我在家中做功課」，或者「我在港鄧教中文」一樣，同樣都需要一份耐性。修文物是一層層漆鬆上去、一筆筆畫上去；做功課則是一頁頁寫下去、一道道數式計下去、一篇篇文章作下去；老師教學，也是把一堂堂課備講好、一份份功課改好。其事雖不同，其理實相通。

最後，老師希望對中文有畏懼或誤解的同學，學會什麼是閱讀之趣，明白為什麼古今中外都有這麼多人喜歡閱讀，而地鐵站旁的書局之中，為什麼長年都有許多人站在裡面打書釘，而不回家玩手機遊戲。閱讀之趣，有實亦有虛。**虛者**，指閱讀可引領我們進入生活所不能達到的種種境界。好像《哈里波特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移動迷宮》之所以吸引，因為我們既不會法術、又不能過五關斬六將、或經歷種種險境；所以透過讀小說散文，人便能代入其中，這是閱讀之一趣。**實者**，閱讀能夠讓我們從中學習道理，應用在實際生活之中。好像讀《論語》、讀《聖經》，或者讀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，就能夠將當中學習到的道理融入生活層面、待人處事之中，這是閱讀的另一趣。能夠明白閱讀的這兩種樂趣，讀書，就不再是老師和父母時常掛在嘴邊的咒語，而是和玩網上遊戲一樣，成為我們享受的一種娛樂或嗜好。